



《水经注》
山西资料
辑释

● 谢鸿喜 辑释

● 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2.5

《水经注》山西资料辑释

谢鸿喜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 (太原开州北路十一号)

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25 字数: 321千字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山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册

*

ISBN 7-203-01659-2

K·66 定价: 3.00元

说 明

一、本书主要采用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王国维《水经注校》本与《永乐大典·水经注》本为底本。共注释山西省山、水、城、官、庙等地名544条，其中山79条，水195条，城邑关隘240条，其它30条。

二、书中地名及方位距离依据1974年《山西省地图集》，该图集比例尺为1:250000，同时参考1:100000地形图、1:50000地形图。注中所说距离均按华里，其距离均为地图上直接量取的直线距离。

三、重新断句、标点，文字一律采用现今通行的简化字。

四、有些历史地名的地理位置众说不一，对此，作者尊重《水经注》原意，尊重全国性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名著，其次是山西地方志书。一般只引用一种观点，对一些具有重要意义和争论较大的历史地名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论证。

序

我早年曾在拙作《我读水经注的经历》(《水经注研究》,天津古籍出版社,1985年出版)一文中说过:“《水经注》记载的各类地名,为数多达二万左右,从今天来看,它实在就是一部北魏以前的历史地名辞典”。当年我说这番话,看来并不夸大《水经注》在这方面的价值,因为对于北魏以前的大量地名,郦注的确相当详细地记述了它们的地理位置和沿革变迁内容,有时兼及地名渊源。作为地名辞典中的一个地名条目,《水经注》对它们的解释,可以称得上相当完备了。

就以前山西省境内的地名为例,卷六《汾水》经“又南入河东界,又南过永安县西”这一条,对于这个永安县,注文的解释是:“故尧县也,周厉王流于尧,即此城也。王莽又名黄城,汉顺帝阳嘉三年,改曰永安县,霍伯之都也。”又同卷《涑水》经“又西南过左邑县南”,注文解释左邑县说:“涑水又西南逕左邑县,故曲沃也,晋武公自晋阳徙此,秦改为左邑县,《诗》所谓从于鹄者也。《春秋传》曰:下国有宗庙谓之国,在绌曰下国矣,即新城也,王莽之

洮亭也。”

从以上两个县名中看《水经注》的地名解释。永安县作为县名始于东汉，到北魏仍然存在，故在当时是众所周知的，因此，郦注的解释着重于永安县名出现以前的沿革掌故，说得详细而明白。但左邑县就不同，这是一个随着秦的郡县制而出现的县名，但西汉以后却不再存在，所以注文写到“王莽之洮（今本《汉书》作洮）亭也”为止。至于这两个县名在北魏时代也就是郦道元当代的具体位置。由于注文没有使用现代的体例，即“今在某处”这样的写法，所以现代人看起来好象遗漏了作为地名辞典所必须具备的这种信息。但其实注文在这方面也是交代清楚的。永安县从《水经注》的时代说，既是一个古代地名，也是一个当代地名。从阳嘉三年（134）这个县名出现后，直到北魏，县名和地理位置均未曾改变，这是当时人都知道的，所以郦道元毋需赘述。左邑县则不同，它是一个北魏时已不存在的县名，所以注文首先提出“故当沃也”，把北魏当代存在的当沃作为地理指标，然后再接连提出“郿”、“下国”、“绛”、“新城”等当时人所熟悉的地名，其实就是为了说明秦、汉左邑县的具体地理位置。由此看来，我把《水经注》比作“北魏以前的历史地名辞典”，或许是比较符合实际的。

现在，《水经注》的地名在郦道元解释以后又经过了漫长的一千四百多年，这中间，仅仅是建置沿革一端，就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变迁。其他地名如山川泉泽，祠庙宫殿等等，变化也很巨大。现代人读《水经注》，地名愈来愈成为不易逾越的难关。我早年颇有志于此书的地名做一番整理工作，希望能有补于初读郦书者减少地名上的困难。我曾经把

《水经注》全书地名，按其性质分成六十五类，总成《水经注地名汇编》一帙，每类卷首附加说明一篇，只有数类地名因其性质相似而合于一篇说明之中，故全编共有说明五十四篇。在拙著《水经注研究（一集）》中，曾就瀑布、温泉、峡谷、桥梁、津渡等地名作了专题论述，而又把其余的三十六篇，以《水经注地名汇编说明》为题，收入于拙著《水经注研究二集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出版）之中。对于《水经注地名汇编》本身，却一直搁置在我的书斋之中，不仅是因为卷帙浩瀚，出版不易；特别是由于每个地名之下的“今释”一项，存在大量空白。而近年以来，杂务纷繁，文债高筑，凭我一人之力，要完成如此大量古代地名的今释工作，实在力不从心。时日迁延，杀青无期，每睹这一大叠未成书稿，不免忧心忡忡也。我当然也常常想到，假使能分省分地域地由各方学者合作共事，必能事半功倍，早日完成。却又因苦于没有大家可以信赖和遵循的哪注版本而犹豫。岁月蹉跎，一筹莫展，扪心自问，愧惶交加。去年，已故的段熙仲教授和我合作点校的杨、熊《水经注疏》排印本问世。但全书逾二百万言，篇幅庞大，注疏浩繁，不仅售价高昂，而且查阅不便，不宜作为地名今释的底本。另一种由我单独点校武英版本《水经注》，今秋也可准时出版。版本如我在拙著《论水经注的版本》（《水经注研究》第366—381页）一文中所指出的，是代表有清一代最高水平的版本。同时也是郇学史上刊印最多，流行最广的通行版本。整理《水经注》的各种资料，若能以版本为主臬，当然是最理想的。现在，建国四十多年来第一次点校排印的股本行将出版，当我正在等待此书的出版，以便进行有关《水经注》的各种整理工作

包括地名今释工作之时，忽然接到了谢鸿喜先生《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》一书的校样，中心愉快，难以言表。我原希冀于脱本出版以后，才能分省、分流域请各方专家合作共事的工作，竟在脱本出版以前就看到山西省在这方面的卓越成就，这当然是令人喜出望外的。特别令人感动的是，山西省的这项工作，是在没有一种理想的倾注版本而不得已用旧本权充的情况下完成的。作者除了繁重的释地工作以外，还需努力克服版本的缺陷，改正版本的错误，以免因版本的原因遗漏地名而造成地名的其他错误。现在看来，作者的工作是成功的。可以设想，他为此而付出了更多的劳动。

因为，作为作者工作底本的王国维《水经注校》，是一种经注混淆的明代旧本，由于某种机缘机会，却成了近年来印数最大，流行最广的版本。初读此书者不明溯源底细，引用此书写文章，却不知此书的许多错误。仅开首《河水》五卷，把注文误作经文的就多达二百余条，此外还有大量的衍文和遗漏。这样一种先天不足的版本，加上点校者的草率从事，以致错误百出，却又在《标点说明》中混称曾与聚珍本（脱本）相对校。诸如此等，已经在学术界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，并且引起学者的许多非议。我也曾在《古旧书讯》一九九〇年第一期中撰文，提醒初学者引用此书时应有的注意。谢鸿喜先生当然是洞悉《水经注校》的渊源底细的，在手头没有其他较好版本的情况下，为了使工作及时完成，他小心翼翼地利用此本工作。首先，因为他的释地对象兼及经、注两者，因此，经注混淆对他的工作不足为病。其次，对于衍文和遗漏，只要不涉及地名，也无碍于他的工作。每遇与地名有关的错漏，他总是十分仔细地妥善处理。可以略举几

个例子。

卷六《汾水》经“又屈从县南西流”注：“又西迳王泽，浹水入焉”。又同卷《浹水》经“又西至王泽，注于汾水”。对于殿本的这两处“王泽”，《水经注校》在《汾水》篇误作“正桥”，在《浹水》篇又误作“王桥”。作者在手头没有殿本的情况下，校勘《浹水》篇的注文“原过受之于是泽，所谓王泽也”一句，删去了“正桥”这两个错误的地名，而把它们改为“王泽”。又如卷三《河水》经“又南过上郡高奴县东”注：“河水又南，蒲川水出石楼山，南迳蒲城东”。《水经注校》不仅把这一句注文误作经文，而且文字也讹作：“河水又南，蒲川石楼山，南迳蒲城东”。这个错误就涉及了地名，即把“蒲川水”（即蒲水）讹成“蒲川”。作者也十分小心地从别本校出了这个错误，而相应地加上了“蒲川水”这个被遗漏的地名。凡此种种，不仅说明了作者为此而付出的加倍工作量，同时也说明了，底本虽然不佳，只要小心谨慎，也可以避免工作中的错误，而且争取时间，获得出色的成果。

《水经注》地名的整理工作从山西省发其端，另外还有一种重要的意义。我在拙作《水经注记载的三晋河流》（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1988年第4期）一文中曾经指出：“在全部《水经注》中记载河湖水系及流域情况最详细的地区，按照现在的区域名称来说，是河南与山西两省”。对于山西省，我在该文中强调：“特别重要的是这个地区对于郦道元从事野外考察的有利条件，北魏发祥于漠南和晋北，今山西省是拓跋氏多年经营之地。《水经·河水注》记载郦道元踏入仕途的时期，北魏首都尚在今平城，今山西省是郦氏常

居恒游之地。这个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概貌，当然是他所十分熟悉的。……所以郦注对这些地方的记载，不仅丰富，而且翔实。现在，《水经注》地名今释工作，首先在这个注文牵涉最广的省区完成，这就使我们对全部工作的完成增强了信心。就凭这一点，我也得对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陈桥驿

一九九〇年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

缘 起

《水经注》是北魏郦道元所撰历史地理名著，古今中外，多有名人研究，著述宏富，号称郦学。明朱谋玮在《水经注笺序》中这样评价是书：“在昔志地者，《禹贡》而下，代有撰述，迄于齐梁，至二百四十家……隋唐之际，图史散失，……乃今所传，仅《山海》《佛国》《十州》《神异》数种而已。然而奇编奥记，往往散见。《水经注》中造语命词，殊为彪炳，则知《水经》一注，撷彼二百四十四家菁英居多，岂不诚为六朝异书哉！”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在他的《爱国主义者郦道元与爱国主义著作〈水经注〉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此书之中有大量卷帙充满了对祖国河山的生动描写和热情赞美。诵读这样的卷帙，它无疑会紧扣读者心弦，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，真是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材。”我在参与编纂《山西省历史地图集》工作中，在对诸多史书的研究中，感到就历史地理而言，《水经注》所提供的资料是它书不可相比的。此书兼地学、史学、文学为一

体，再三诵读，情难释卷，“奇书”之誉信哉。

我个人对《水经注》谈不上研究，只是由于喜欢它，并在山西境内跑过许多地方，深知时下读懂此书并非易事，其原因是此书自问世至今已历十余朝代一千四百余年，由于自然和社会等原因，书中大多地理名称已改头换面，或名存实亡。历代虽多有注释者，但片言只语，散落于万卷之中，欲有所知，必穷其浩瀚，方能得之一二。为便于细拣，遂将诸书中有关山西地理之研究搜集整理，编成此书，说明道元所记某地在今山西某处。以便于读者阅古知今。例如《水经注》蒲水，今称昕水河，发源于交口县龙神殿村北，西南流经隰县，至大宁县古镇北入黄河。《元和郡县志》云蒲水，一名斤水。《太平寰宇记》书为日斤川，日字属衍文，当是曰字之误。《金史》误为白斤，属画蛇添足。《明史》合二为一，谓昕川。一千年来，昕水河五异其名，好象一出有趣的文字游戏。郦氏入仕北魏，常游历晋境，山西部分无疑 是郦氏《水经注》精华所在，说它“毫发不失”，“尺致精确”不为过誉。

首先应当一提的是郦氏写水，如写壶口瀑布，“实谓黄河之巨厄，兼孟津之名矣。此石经始禹凿，河中湫广，夹岸崇深，倾崖返捍，巨石临危，若坠复倚……水流交冲，素气云浮，往来遥观者，常若雾露沾人，窥深悸魄，崩浪万寻，悬流千尺，浑洪奔怒，鼓若山腾。”此为写景，因景生情，郦氏由此揭示出“水非石凿而能入石”即水滴石穿这样一条人生哲理。“鲤鱼上渡龙门”成为千古以来有识之士勇于进取

的形象比喻、“浑洪奔趋、崩浪万寻，鼓若山腾”岂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、一往无前精神象征！诸如“震天动地、波裏雷奔”的保德县“吕梁洪”；“激石云回，湍波怒溢”的平陆县“砥柱三门”；“丹青纷分，望若图绣”的垣曲县“漱水”；“晋川之中，最为胜处”的晋祠晋水；“小竹细笋、沿波漱石”的阳城县析城山水；“青崖若点黛，素滑如委练”的曲沃县“绛水”；“洪源七轮，清淳镜治”的朔州市秦千泉水；“长塘曲池，丝柳被浦”的大同“如浑水”；“清水流潭，皎焉冲照”的宁武县天池；“晨危夕廋，黛甲素鳞”的山阴县“南池”；“温热若汤、能医百疾”的浑源县“温泉”等都写得有声有色，如诗如画。

酈氏写山，亦匠心独具，如中条山，在长不过二百里，宽不过二十里范围内，列举山名十八，实属难能。其写百梯山：“西则石壁千寻，东则啼溪万仞，方岭云回，奇峰霞举，孤标秀出、罩络群山之表，翠柏前峰、清泉灌顶……有良药……是以缙服思玄之士，鹿麋念一之夫代往游焉。路出北嶺、势多悬绝，来去者咸援萝腾荃，寻葛降深。於东则连木，乃涉百梯，方降岩侧，摩锁之迹，仍今存焉。故亦曰百梯山也。”中条之美岂徒自然，更以历史见长。诸如黄帝采首山铜铸鼎；巨灵掌华昭襄；尧城舜耕、虞芮质成、傅岩版筑、魏文侯轼段干木、官子奇谏假道，《诗·魏风》源于此山等不少先秦史事均与中条山有关。除中条外尚有“重峦叠嶂、覆举云高”的阳高县“雁门山”；峰次青松，岩悬棘石”的垣曲县“捕山”；“重阜修岩、联峰接势”的宁武县管涔山；

“层松饰岩，列柏结望”的文水隐泉山；“西阙帟藏，石壁霞举”的平顺“鲁班门”；“秀峰入霄、层崖刺天”的灵丘隘门山等均以风景见长。发鸠山、羊头山、太行山、王屋山、霍太山等大山有精卫填海、愚公移山，大禹治水，女娲补天等神话传说。山又构成山西的天然屏障，天井关、武周塞、勾注陘、雀鼠谷、羊肠坂、蒲坂津等重关险隘构成三晋内外门户。山河四塞，为世所重，藏龙卧虎，人杰地灵。

《水经注》中城邑宫祠等建筑物体数量远比山水数量为多，由此可见郦氏所重，山西历史悠久亦由此可见。《水经注》记载历史与其它史书不同，系因地系事，详地略史，着重考证历史事件的空间范围，这是其它史书无法与之相比的。例如“三家分晋”史事，汾水注：“晋知伯瑤攻赵襄子，襄子奔保晋阳，原过后至，遇三人於此泽，自带以下不见，持竹二节与原过曰：‘为我遗无恤’，原过受之於是泽，所谓王泽也。”此段文字说明知伯索地受拒欲攻赵氏，此谋始发于晋都新田，大大扩大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空间范围。并点出原过受神书于王泽，三神遗二竹於襄子这一故事情节。汾水注：“壶水又西经观阜北，有故邑也。原过从襄子也，受竹书於王泽，以告襄子，襄子斋三日，亲自剖竹有朱书曰：‘余霍太山山阳侯，天使也，三月丙戌，余将使汝反灭智氏，汝亦立我於百邑也’。襄子拜受三神之命，遂灭智氏，祠三神於百邑，使原过主之，世谓其处为观阜也。”观阜，其它史书称观堆，今霍县东南二十里观堆村是。此系以神祠述史事，所谓霍神遗书实属无稽，但原过刺探罕

情，暗结韩、魏，并借神力以达到稳定人心，夺取胜利却是不难想象的。晋水注：“昔智伯之遏晋水，以水灌晋阳，……水分二流，北流即智氏故渠也，……智氏防山以水之，城不没者三版，与韩、魏望叹於此。”我们由此知道智伯筑渠引晋水并筑堤围城实施灌城。郑连第先生《古代山西水利漫议》一文认为智伯灌晋阳“是见诸文献记载的我国第一座有坝取水工程”、“以水攻城第一例。”知氏“壅水”亦见绛水注：“智氏曰：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，今乃知之，汾水可以浸平阳，绛水可以浸安邑，时韩居平阳，魏居安邑，魏桓子肘韩康子，肘足接於车上，而智氏以亡，鲁定公问一言可以丧邦有诸？孔子以为几乎。”这是三家灭智的内在原因。洞过水注：“（榆次）县南，侧水有凿台，韩魏杀智伯瑤於其下，刳腹绝肠，折头揩颐处也。水西阜上有原过祠，盖怀道协灵，受书天使，恍惚宿情，传芳后日，栋宇虽沦，拱木犹茂，故层淩水取名焉。”由此知三晋恨智氏之深和对原过之敬。凿台即今榆次南郭村，原过祠在今榆次东原过村。汾水注：“水上旧有梁，清洧殒於梁下，豫让死於津侧，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。”豫让、清洧俱为智伯属臣，清洧改仕赵襄子，豫让屡欲刺襄子，赵襄子临桥马惊，使清洧往探，豫让责清洧背叛智氏，清洧含羞自尽，襄子解衣以尽豫让行刺之欲，今太原有赤桥村、豫头镇，是为豫让史事遗迹。《水经注》对于山西境内历史大事记载颇多，如禹治洪水，凿龙门，疏砥柱。周厉王逃奔晋国居岐地；汉武帝后土赋秋风，汉献帝北渡茅津。纸上谈兵，赵括丧师长平；白起取安邑，

赵奢教阨与。晋君灭潞子，要侯伐曲沃等等。许多历史及神话故事如大禹治水、愚公移山等为妇孺皆知，广为流传。

此书问世，还有不少地名的解释未能一如所愿，例如：战国时赵国大将赵奢在阨与打败秦军一事，郦氏之前，孟康、袁松山、司马彪以为在涅。郦氏《水经注》以和顺梁榆城当之，并认为和顺汉属涅县境。而其它史书又以和顺为沾县属地。以地理形势分析，和顺似应属汉沾县。自唐代以后，出现河北武安县阨与、山西沁县阨与和和顺县阨与三说，而后又有壶关阨与。这五个阨与目前尚无证据裁决，只能依据文献与地理形势分析判断，难免有误。羊肠坂有壶关、平顺、黎城、晋城、太原五处说。汾阳县、马邑城、武周塞、楼烦乡、深南宫、霍山庙等均有一名数地之说。雁北几个汉县，如参合县，剧阳县、繁峙县、平昌县、班氏县、猗氏县、中陵县等尚无准确地点可考。更由于作者水平所限，问题在所难免，将来若有新的发现，当另行补正。另外《水经注》尚缺滹沱河部分，今繁峙、代县、原平、五台、忻县、定襄、孟县七县地域告缺，实属憾事，在此一并声明。

谢鸿喜

一九八九年十月

河水又南，树颙水注之。

水出东山，西南流，右合中陵川水①。（中陵川）水出中陵县②南山下，北俗谓之大浴山③，其水亦取名焉。东北流经中陵县故城东，北俗谓之北右突城，王莽之遮害也，《十三州志》曰：“善无县南七十五里有中陵县，世祖‘建武’二十五年置。”其水又西北，右合一水，水出东山，北俗谓之黛敢山④，水又受名焉，其（黛敢）水⑤自西北流，注于中陵水。又西北流经善无县⑥故城西，王莽之阴馆也，《十三州志》曰：“旧定襄郡⑦治，”《地理志》曰：“雁门郡治。”其水又西北流，又合一水，水出东山下，北俗谓之吐文水⑧，山⑨又取名焉，（吐文水）北流经锄亭⑩南，西流土壁亭⑪南，西出峡，左入中陵水。……东经参合县南，魏因参合陁以即名也，北俗谓之仓鹤陁，道出其中，亦谓之参合口⑫。陁在（参合）县之西北。……中陵川水自枝津西北流，右合一水於连岭⑬北。

注释

①中陵川水：又称中陵水，旧称兔毛河，今称沧头河。此水为右玉县境主河，发源于平鲁县西北50里团城寺村南，

北流至右玉县西北67里杀虎口入内蒙境。光绪《山西通志·山川考》：“沧头河即古中陵川水也。”

②中陵县：故治在今平鲁县西北55里平鲁城东北侧。光绪《山西通志·府州厅县考》平鲁县：“以今水道核之，则汉中陵故县在今城（平鲁城）稍东北矣”。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朔平府：“中陵废县在平鲁县（清时平鲁县治平鲁城）北”。谭其骧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汉中陵县治今平鲁北平鲁城。

③大峪山：亦称大峪真山。光绪《山西通志·山川考》云：“案兔毛河，古中陵水也，出平鲁县东南山下，《水经注》所谓大峪真山也。自源北流入县城……。”今平鲁县北四十里骆驼山、团城寺山为沧头河源头，山北为沧头河源，山南为沙河源，此山中分二水，约为古之大峪山。

④黛敢山：今称牛心山，在右玉县东北二十里处。光绪《山西通志·山川考》云：“牛心山……孤峰直上，高五十丈有奇，其西北重岩复岫，若拱若揖，直跨正红旗牧地，下掘长堑为界”。在同一书《府州厅县考》中又云：“黛敢山即牛心山。”由此观之，古黛敢山大也，北自内蒙岱海以南，南达右玉牛心山皆为黛敢山。岱海，方志称黛山湖，北魏初都盛乐（今内蒙和林格尔北）国号名“代”“黛山”“岱海”“代国”是字异音同，时异理通。

⑤黛敢水：今称牛心河，发源于右玉县东北36里乔家山，西南流经牛心山西，至右玉县城南入沧头河。光绪《山西通志·山川考》：“牛心山水合一水西流二十里注之，